

李安期

孔一

歐陽詢

陸元朗

祕亮

顏師古

姚思廉

張元素

蕭鈞

竹居狻廬

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六之一百四十八

子思子

孟子

荀子

孔安子

公羊子

張氏子

歐陽子

蘇子

王陽明

竹居



金唐文

卷之四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目錄

李安期

對高宗用才當忘親讐論

孔穎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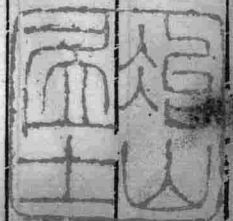
明堂議

易正義序

尚書正義序

毛詩正義序

禮記正義序



春秋正義序

對論語問

歐陽詢

藝文類聚序

大唐宗聖觀記

用筆論

傳授訣

題諸家書帖

夢奠帖

臨川帖

西臨寺碑

陸元朗

經典釋文序

勅建廣武山觀音寺碣

陳敷與左山贈音寺

驗典釋文

劉天

西

山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

李安期

安期宗正卿百藥子貞觀初累除主客員外郎龍朔中爲
司列少常伯參知國事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
卒諡曰烈

對高宗用才當忘親讐論

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
薦進皆効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
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四十六
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

孔穎達

穎達字仲遠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中累除太子右庶子加散騎常侍封曲阜縣子拜國子祭酒圖形凌日
一十二年卒贈太常卿諡曰憲

明堂議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

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
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
恒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尚陶匏用繭
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
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基上
下防惟是基下旣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
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

師祖又豆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層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所以朝覲祭祀並皆在廟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愚表下羣臣詳議焉

易正義序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

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元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厯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

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
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
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
氏非爲教於孔門旣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
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
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
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
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時陽氣猶在何得
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旣

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
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
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
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
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
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
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

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
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
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
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
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太學助教臣
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
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勅
使趙宏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
道下益將來故敘其大畧附之卷首爾

尚書正義序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
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
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
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
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
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
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
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詞舉宏綱而

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
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
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旣乎七雄已戰五
精未聚儒雅與深筭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
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
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
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
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

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
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
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
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親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
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語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
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
平流震驚颺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